



孟城驛

舌尖上的谷雨

□ 周游

“不时不食”(《论语·乡党第十》)出自孔子的舌尖,意思是说,饮食要应时令,到什么季节就吃什么季节生产的東西。到了谷雨时节,白天与夜晚的时长相比越来越长,无论南北,气温都在快速升高。江南已经进入雨季,北方的雨水也在增多,空气逐渐潮湿,气压也开始走低。那么,我们谷雨应当吃些什么呢?

“羽觞行绿蚁,石鼎煮香椿。”(黄衷《岱麓再和见酬率尔赓答五首》)谷雨有采香椿的习俗。谷雨前后正是香椿上市的时节。香椿被称为“树上蔬菜”,是香椿树的嫩芽,具有提高机体免疫力、健胃、理气、止泻、润肤、抗菌、消炎、杀虫等多种功效。有据可考的吃香椿芽的历史始于宋代。据苏颂《本草图经》记载:“椿木实,而叶香,可啖。”其实,香椿最初只是一种救灾充饥的野菜,后来人们发现它好种又好吃,于是开始广泛种植。据明代朱橚《救荒本草》记载:“采嫩芽炸熟,水浸淘净,油盐调食。”戏曲作家兼养生学家高濂则在《遵生八笺》卷十二中详细记录了香椿芽的吃法,“香椿芽采头芽,汤焯,少加盐,晒干,可留年余。新者可入茶,最宜炒面筋、熘豆腐、素菜,无一不可。”而到了清代,在文学家兼美食家袁枚的笔下,香椿芽已然“到处有之,嗜者尤众”。(《随园食单》)清代薛宝辰则说:“香椿以开水焯过,用香油、盐拌食之甚佳。与豆腐同拌,亦佳,清香而馥。”(《素食说略》)而香椿煎蛋、香椿拌豆腐、香椿炒腊肉、香椿头花生米等精巧搭配,更是让这一简单时蔬成为千家万户的常客,温暖、芳香着众多味蕾。有人还不尽兴,将其制作成调味之料。据清代医学家顾仲《养小录》记载:“香椿切细,烈日晒干,磨粉,煎腐人一撮。不见椿而香。”香

椿的清热解毒、健胃理气、润肤明目的功效,解其对疮疡、脱发、肺热咳嗽等病症很有疗效。

“黄鹂啄紫葢,五月鸣桑枝。”(李白《白田马上闻莺》)谷雨有摘桑葢的习俗。紫葢,即桑葢,又叫桑果、桑枣、桑实、桑仁和桑椹等。早在两千多年前,桑葢已是中国帝王御用的补品。据明代医学家缪希雍《本草经疏》解说:“桑葢者,桑之精华所结也,其味甘,七气寒,其色白丹后紫,味厚于气,合而论之,感寒益血而除热,其为凉血、补血、益阴之药无疑矣。”清代名医王世雄《随园居饮食谱》亦云:“桑葢滋肝肾,充血液,止消渴,利关节,解毒酒,祛风湿,聪耳明目,安魂镇魄。”据检测,桑葢果汁含有葡萄糖、果糖、蔗糖、苹果酸、柠檬酸、氨基酸、琥珀酸、酒石酸、鞣酸、胡萝卜素、粗纤维、钙、磷、铁、铜、锌以及多种维生素等。北京人有一句俗语:“樱桃桑葢,货卖当时。”说明桑葢和樱桃一样新鲜时间很短,需要及时食用。

“马兰蹠蹠生,及时当先刈。”(孙元衡《与诸昆季言怀》其二)谷雨有拌马兰的习俗。马兰,《救荒本草》称马兰头,《本草拾遗》称紫菊,《摘元方》称竹节草,《医林纂要》称马兰菊,《颂问本草》称虻蜚菊,《草木便方》称鱼鳅串,《本草正义》称红梗菜,上海人称虻蜚头草,浙江人称马兰青,福建人称田菊,闽南人称毛蜚菜,云南人称灯盏盖辛,有些地方还叫马兰菜、毛蜡菜、鸡儿肠、囊衣莲、路边菊和阶前菊等,是为“青蔬三头”(马兰头、香椿头、枸杞头)之一。马兰性凉味辛,具有清热、解毒、凉血、利湿等功效,主治口腔炎、牙周炎、咽喉肿痛、扁桃腺炎、结膜炎、乳腺炎等症。因其含钙量高,故能降低毛细血管的通透性,而且具有消炎、消肿、止血作用。

登龙王山记

□ 吴忠

候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。人为什么一定要爬到山顶?可能就是为了这个瞬间豁然开朗的感觉。由于山不高,步道直上直下,不像一般的山路蜿蜒曲折、九转十八弯。一路上什么建筑都没有遇见,到了山顶才见到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气象观测站门口挂着“游客止步”,不对外开放。高高在上的、有一间房子大小的球状观测台特别惹眼,方圆数公里的人都可以看到它。龙王山寺在观测站北。之前已经网上看到,龙王山寺庙因为香客稀少,没有经济来源,已经废弃。进了山门还是被一片狼藉的景象惊呆了。院内杂草丛生,香炉锈迹斑斑,看得出来已经很久没有人烧香了。天王殿屋顶透光,四壁漏风,地面坑洼不平,还有矿泉水瓶等杂物东一堆西一堆放着,看来还有人在居住。没有四大金刚,只有弥勒佛像。天王殿后面同样破落的房子无疑是大雄宝殿,因为没有可以下脚的地方,我和其他游客一样,只是远远看一眼,可以看清里面一尊菩萨也没有。

从龙王山寺后门出来,一眼就看到一幢高大的圆柱体状楼房,竟然是客家土楼!偌大的土楼只有一扇小门,门上“铁将军”已经锈死,门楣上有“承启楼”三个字。门中央一个手掌大的方洞,可以从这里窥视楼里面局部。福建客家土楼体现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,是福建极具地方特色的建筑,怎么会出现在这

“寻苗枸杞香,曳杖桃榔瘦。”(邓玉宾子《【双调】雁儿落过得胜令·闲适》)。谷雨有炒枸杞的习俗。枸杞,又名枸杞菜、枸杞尖、地仙苗、牛吉力、狗牙子、狗牙根、狗奶子和红珠子刺等。枸杞菜食用从古就有,明徐光启《农政全书》:“枸杞头,生高丘遥定,实为药饵出甘州,二载淮南实不收,采春采夏还采秋,饥人饱食为珍馐。救饥,村人呼为甜菜头。”《红楼梦》里薛宝钗喜吃“油盐炒枸杞芽”,也是大观园姑娘们的美容菜。枸杞入药始见于汉代《神农本草经》。李时珍将枸杞列为本经上品专述:“春采叶,名天精草;夏采花,名长生草;秋采子,名枸杞子;冬采根,名地骨皮。”(《本草纲目》)初春的嫩茎叶,味苦性寒,可凉拌、煲汤、做馅、炒肉,具有补虚益精、清热止渴、祛风明目的功效。枸杞子是成熟果实,性平味甘。归肝肾经,具有滋肾润肺、补肝明目的功效。治肝肾阴亏、腰酸腿软、头晕目眩、目昏多泪、虚劳咳嗽、消渴遗精等症。

“春山谷雨前,并手摘芳烟。”(齐己《谢中上人寄茶》)谷雨有吃新茶的习俗。清明时节采制的明前茶和谷雨时节采制的雨前茶,都是一年之中的茶之精品。色泽翠绿,叶质柔软,富含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,香气怡人,具有生津止渴、清热解毒、祛风利尿、消食止泻、清心提神的功效,可以有效清除谷雨时节滋生的湿热。谷雨品新茶,传统悠久,相沿成习。唐代诗人陆希声有诗为证:“二月山家谷雨天,半坡芳茗露华鲜。春醒酒病兼消渴,惜取新芽旋摘煎。”(《阳羨杂咏十九首·茗坡》)湖南不少地方有喝谷雨擂茶的习俗。谷雨这天,人们早上上山采来新鲜的茶叶,用大米、花生、芝麻、生姜等擂制成茶,甜润在口,余味无穷,更有延年益寿的功能。谚云:“喝了谷雨擂茶,饿死郎中他爸。”擂茶不光一家人喝,还讲究亲朋好友、街坊四邻一起喝,大家边喝边聊,既享了口福,又感受到人间温情。

里?我立即查了一下网上资料,说有一群福建人来到南京,准备大干一番事业,就在这建立了承启楼作为他们的根据地。后来事业失败,这幢楼就被废弃在这里。想这群福建人,背井离乡远道来南京,在这山顶上建造这么个庞然大物,这是多么的雄心勃勃啊。可最终又放弃,这中间该不是经历了什么波澜壮阔的事情?网上几句话说得轻描淡写,可谁知道这背后又有多少故事呢。

远眺了不开放的观测台,近看了完全开放的龙王山寺庙,窥视了半开放的承启楼,意犹未尽,我始终感觉这三处建筑之间有着某种联系。观测台代表科学,龙王山寺庙代表信仰,承启楼代表普通生活,三种不同领域正好就是我们社会的全部、我们人生的全部。它们互相对立,又互相渗透,一起共生共存,在龙王山山顶昭示着这个世界。我不知道这是巧合,还是有什么玄机。

我在山顶又休息了一刻钟左右,不打算沿着步道继续前进到北山脚了。山虽不高,但按高度算下来也有四十层楼那么高,担心到北山脚,回去要么绕很远的山路,要么回头再登一次山,对于我这个意志力不强的人来讲是个不小的考验。于是我决定原路返回。

晚上,儿子问我今天爬山有什么感受,我不知道说什么好。人对一件事或者一个人的感受其实是复杂的,绝不是单一的,一两句话哪能概括?不过我还是跟他说了,人生就如登山观景,你若把注意力放在登上,就会觉得很辛苦,你若把注意力放在观上,就会觉得这世界其实还是蛮有趣的。我希望这句话能对他有所启示。

孔子会不会扶起摔倒的老人

□ 姚正安

不久前,从网上看到一个段子,大意是:孔夫子满嘴的仁义道德,放在今天,他老人家会不会去扶起摔倒的老人?

一看到这个段子,先是感到荒诞,拿两千多年前的古人说事,有意思吗?继而觉得,逻辑上没有毛病,“放在今天”是假设,能拿孔子假设,说明人们心中还有孔子。或者说,人们是拿孔子作参照,观照世道人心,也未为不可。

再后来,是会心一笑。所笑何为?因为在孔子当世,也即孔子健在时,就有人向孔子提出过同样的问题,跨越两千多年的惊人相似,难免一笑。

不知道哪一天,也不知道是在什么场合,孔子的学生宰予问孔子:假如有人告诉一位富有仁德的人,说,有一个人掉入井里了,那么,那位富有仁德者,会跳下井去救人吗?

孔子以仁为己任,学生提出这样的问题,当然要回答。

孔子说:为什么要那样呢?君子会去救人,却不会自己也跟着跳进井里。

孔子首先肯定地说,君子,也即宰予所说的仁者,一定会去救人,但不会跟着跳进井里。为什么呢,道理很简单,跳进井里,非但救不了人,还多了一个无辜者。

正如朱熹在这一章的注中所说:盖身在井上,乃可以救井中之人,若从之于井,则不复能救之矣。此理甚明,人所易晓。仁者虽切于救人而不私其身,然不应如此之愚也。

朱熹所言一目了然,仁者会救人,但不会做出跳入井中的愚蠢之事。

因此,孔子接着对宰予说:君子,你可以欺骗他,却不可以愚弄他。

孔子追加的一句话,实际上是对宰予的批评,你欺骗君子说有一人掉入井里,但不应该让他跳进去救人,因为跳进去根本救不了人,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,你宰予难道不懂吗?居然还能说出口。

相传高邮夏府的那口井,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。它坐落在夏府西北一户人家的墙角处,圆圆的井栏,用一个硕大的麻石凿空而成;上有两个拴绳的孔,铜做的井底。听年老的说,这口井中的水冬暖夏凉,十分清澄,本是夏府专用来凉菜的,少有它用。解放后,这井归公了,那儿的左邻右舍便围着这口井淘米、洗菜、洗衣……

记不清是哪年的夏天,天旱少雨,井水几乎要见了底。只有夜间,井里方能积蓄一点渗出来的水。那时急需用水的人家,就趁星月尚未隐退,一骨碌起床上井提水,大桶小桶叮叮咚咚地撞着井壁,搅醒了人们的睡梦。隐隐约约地听见提水人还发出一两声埋怨:“这晦气井,水渗得太慢……”

由于用井的人多,阴沟也时常被剩菜残羹堵塞,污水也就不可避免地由井砖的缝隙倒流至井中,细心的人发现后便惊呼起来:“井水变味啦!”紧张张老伯,人称大爹爹,倒也有个“治水”的方法。他走西串东,让每户用水的人家凑个角把,几分钱,然后买几斤明矾朝井中一投;隔日你瞧,那井水便又澄澈地映照姑娘、大嫂们可爱的笑脸了。

我记得有一年,也是由十几户人家出钱,找来两三个专门掏井的

此一故事出自《论语·雍也第六》:宰予问曰:“仁者,虽告之曰:‘井有仁(人)焉。’其从之也?”子曰:“何为其然也?君子可逝(往救)也,不可陷(跳下井)也;可欺也,不可罔(愚弄)也。”

宰予,鲁国人,小孔子二十九岁,思维活跃,以善于思考和能言善辩见长,经常向孔子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,但孔子还是很器重他,被列入孔门十哲言语科。

孔子对宰予提出的“其从之也”的问题,给予了直接的回答,君子(仁者)会救人,但不会纵身一跃。因为那样不仅救不了人,还会贻笑大方。

仁者是什么样的人?孔子没有给过定义,但从《论语》学生问仁中不难体会到,仁者是综合素质高的人,礼义智信,无不兼备。仁者不是死心眼,不是榆木疙瘩,更不是冤大头,一定会相机行事,见义(适宜)勇为。假如真有一人掉入井内,仁者会想方设法营救,不会袖手旁观,无动于衷,而且做到既能救人,又不致自毁。

现在回到网上的那个段子所提的问题上来。

我想在正常情况下,孔子看到倒地老人,一定会主动上前搀扶,这是他的品德决定的。且看《论语·乡党第十》:“朋友死,无所归,曰:‘于我殡。’”说的是,孔子的一位朋友死了,没有人负责收殓,孔子说:“让我来料理后事吧。”料理逝者后事这么繁重的事务,孔子都义无反顾,主动作为,何况扶起摔倒老人这样的举手之劳呢?

但是,放到今天,我敢说,孔子不会贸然前去扶起摔倒的老人,因为今天发生的“碰瓷”、反诬助人者事件太多太多了,以孔子的敏锐和智慧,岂能不知?孔子反对愚忠愚孝,反对以怨报怨,更反对以德报怨和以怨报德,反诬助人者不是典型的以怨报德吗?

当然,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,孔子对待摔倒的老人也不会若无其事、甩手而去,他会选择适当的方式伸出援手。

夏府的井

□ 王春

人,将那口井掏了一掏。掏井人下井前先得喝足烧酒,以抵御井中的寒气;身裹破棉袄,用根长绳系在腰间,徐徐下井。井中的淤泥、碎砖等杂物,被掏井人一簸箕一簸箕地掘出井口。自然,垃圾中不乏混有少许“宝贝”:“关勒铭”金笔、厨刀、铲勺、铅角子等,都归掏井人所有。掏深了的井,水渗得很快,雨季的水位甚至与地面相平。人们从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。

一晃多少年过去了。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,那口井便自然而然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,再没有人谈它的深浅、凉热。唯一陪伴它的,是一两户人家在井栏旁边搭建的鸡窝……我想,那井仍像母亲一样,默默地分泌着清甜的乳汁,静静地温存她怀中的婴儿;渗水水滴的叮咚,或许是最动听的催眠曲……

又是一年夏天,某日,自来水厂因故停水。这时人们突然想起了那口井,干涸的心田一下子便滋润了起来,也瞬间打开了记忆的闸门:哦,这夏府的井……